

## 新民晚报

一个人有两种意义的故乡:现实世界的,精神领域的。而汉字是我们精神性的故乡,没有了这个故乡,人走到哪里都止不住内心的惶惶。

如果你对汉字没有相当程度的体认和领悟,不知道汉字是一种“根文化”,你就不会有精神上的“文化自信”。即便有,也不能“心安理得”,更遑论“吾心安处是吾乡”。

时至今日,许多人只知道汉字的引申义,不知其本来义。所以,要回到汉字源头,从字根意义上,重新梳理、解释、印证汉字的流变。这是清代训诂、小学在当代的应用,其目的不是恢复旧传统,而是温故知新,把字中包含的学问、智慧说清楚。

许多人讲,为什么胡适那一代人写出来的文章有味道,今天的人写文章就失去了味道呢?固然是由于时过境迁,但没法回避的,是我们没有“文字学”的旧学功底,对于文字的运用,只知引申义而不知本来义,只知当今义而不知过去义,故此难以“拉开距离”,而只身陷其中。



## 胆固醇与花盆的哲学

杨秉辉

这两年对于胆固醇的事很是折腾。本来胆固醇,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所谓“坏胆固醇”,被认为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乃至心脑血管病的元凶已经数十年,美国医学界多年来不遗余力、推行“胆固醇(控制)计划”,数十年卓有成效,并且已经看到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下降。近年由于考虑到人体内的胆固醇80%乃是由肝脏所制造,饮食中摄入的胆固醇只占两成,而且这胆固醇亦是人体所需,并非一无是处,于是在新版的居民膳食指南中不再强调控制胆固醇的事了。同样,在我国新版的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提到可以进食一定的蛋类,而且还明确注明“包括蛋黄(通常认为含胆固醇甚高)”了。这一来,老饕们大喜,因为高含胆固醇之食物多为美味可口之食,似乎从此可以放开来了。

既然不再强调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那么吃一点进来应也无妨。不过已有营养学家指出:“不再强调控制”不等于可以放开来吃;又有医学家指出:这“指南”是对居民、即健康的人群而言的,若是脂代谢异常的血脂增高者,自然仍应控制的。这些说法也都是可取的。

多吃了一点胆固醇,一般说来危害不一定很大,因为吃了并不一定会被完全吸收,吸收了也不一定都转变为“坏胆固醇”,而且这胆固醇还常常和一些人体所不可或缺的优质蛋白质难以完全分离,这恐怕也是在膳食指南中“不再强调控制”的原因之一。问题在于不能将此引申为血中胆固醇、特别是“坏胆固醇”过高也不需治疗了。需知饮食中胆固醇的含量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吃进来了,但不一定被吸收或不一定被全部吸收,而后者则是不折不扣地已经是堵塞动脉血管的东西了。所以饮食中的胆固醇可以不强调控制,但血液中的胆固醇必需严格控制。

养花的人都知道:花盆底上有个洞,这个洞是为了排水的。种花是要浇水的,为什么还要排这排水的洞呢?原来若是浇水过多又排不出去的话,这花便会“烂根”“死掉”。这就好比人是需要摄入一定的胆固醇的(花需要浇水),但如血中胆固醇过高(花盆中积水),就必需治疗(疏通盆底的孔,把积水排出去)。当然,此时也应该控制一些胆固醇的摄入(暂停浇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有些花比较起来更喜欢干燥些的或是潮湿些的土壤,若要养护好这些花,必须时时关注盆里土壤的干湿程度(查血脂),注意盆底孔洞的排水功能(降脂治疗),并且少浇或多浇点水(适当地控制脂肪饮食)。

胆固醇确实是人体不可或缺之物,就好比种花一定是要浇水的,但这要浇多少水?就大有讲究了。花盆底的这个洞便是帮助调节水分多少的,善养花者没有不重视的,关注健康的人岂能不关注调节血脂、控制胆固醇?

我认为,汉字是一座富矿,其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信息量,而且有开慧的功能存在,特别适合新一代青少年培育精神,增长智慧,明理懂事。

如今,如何在一个人惶惶的时代强大一个人

## 认字不识字,和文盲有什么区别

胡赳赳

自得其乐的能力?如何培养自己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精神定力——一个人自己待不待得住?会不会无聊时就坐卧不安?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

其实,汉字里一直就根植着强壮中国人精神的“灵丹妙药”和洞察万事万物本性的大智慧。比如“德者得也”,告诉你道德的含义首先是你要有“自得”;要“自得”,首先要“自律”。因为,道德是不能去“律他”的,要“自律自得”,自己受用,自己做到,别人才能心悦诚服,此之谓“教化”。所以说,“一字一智慧,字中有乾坤”。

我的著作《赳赳说千字文》,是有痛点的。痛点在于: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怎么样的思维方式,但现在,我们的思维片面化,充满斗争的意识形态,是充

我们的语言被遮蔽分不开的。粗线条、粗鄙化、语言暴力等,导致我们的思维简单、片面,易被人利用,时常人云亦云。“狂热分子”和“乌合之众”的生成,首先是一套语言范式的生成。这套语言范式需要破除。

痛点之二是,在对文字的学习上,我们和文盲的区别不大。为什么这样说?新中国成立前,文盲率是85%以上。为了解决文盲率,开办小学,教“认字”。能读书看报、写信算账就毕业了。此后,一直沿袭下来,“文字学”没有,仍是教“认字”,而没有“识字”。这就像隔壁老王,你跟他住一个

小区,你对他认而不识,他长什么样你知道,叫什么你也知道,在哪儿工作你也知道,甚至有事也会找他打听、找他帮忙。但除此之外,他的其他一切,他的历史,你什么都不知道。

目前,我们对文字的认识,就停留在对“隔壁老王”的认知水平。什么是“认”“识”?两个字都是从战争来的,都和辨识武器有关,认短刀为认,认长戈为识;简单为认,复杂为识;陌生为认,熟悉为识。

现在,通过“扫盲”,文盲率只有8.72%(2017年两会数据)。但传统的小学训诂也就是“文字学”,消失不见了,仅存于中文系一点余脉。你敢说,对于一个文字的演进过程,对于被割裂的文字学现状,你真的不是文盲吗?这可能是全民要补的一节课。

痛点之三是,我们的很多作家,我们的很多文字工作者,为什么就比不上有旧学功底的前辈大师。我想了很多原因,最终归结于有一节课我们没补,就是“旧学”这一课。而旧学中的基本功,就是文字学。我们对文字的领会程度不够,所以写起来,其中未免少了很多味道。

以前除了公务快递之外,我通常很少叫私人快递,所以对快递小哥的印象曾经是非常笼统而模糊的。偶尔收到代为签收的有些破损的快递,脑海中就会浮现新闻中报道的“粗暴卸货”的画面,也会把他们和统一制服的快速品牌商等等同起来,只看得到“商标”而看不见“人”。但是自从今年开始清理二手闲置物品,我开始叫私人快递了,一般每个月总要叫两三次,从公司的前台代收,变成直接和快递小哥打交道,才意识到不同的快递员也颇有差异。

有一次,我需要快递大约三十本书,包括16开的《鲁迅著译全集》和精装版《追忆似水年华》全套,都是保存完好的珍藏,因为有了另一个更经典的版本,所以把旧书转让。虽然是处理二手书,但总希望它们被好好地送到同样爱书的另一个人手里,于是在家里用纸板箱仔细打包。然而准备的纸箱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总嫌摆放得不够科学,书在纸箱里有点晃荡。正在烦恼,收到快递员电

要知道,文字穿越古今而来,有古今之用、变化之道。这个变化之道,我们完全是隔膜的。尤其是简化字又摆了一道,就更加不知道其来有自了。而文字中有造型之源,有义理之源,这个源我们不去找,就相当于面对一个地下矿藏,有基础能源而不去发掘。

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自家矿藏不发扬光大,徒慕他山之石非学问之基。

自古以来,汉文字是从铁马金戈中、从征服外界中一路拼杀过来的。“认”是从陌生到熟悉,“识”是从陌生到熟悉,“识,顿也。”言语迟钝为认,学习的第一步都这样。识,则是习以为常,将熟悉的内容深化为理所当然之事,这就是学习的第二步。《说文解字》说:“识,常也,一曰知也。”知道常识,即为识。我们现在就是常识太少,偏见太多,思维简单,常有戾气。

认字我们都会认;识字可能得要从头学,“识字”是为了回到常识,这一块常识以前割掉了,现在要补回来——知道一个字的历史、来源,将其转化为常识。这样在应用上,水平自然就不一样了。

前几年我主持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于1901年)的修复工作。这本书被称之为“百年语文第一书”,是有现代学校以来供小学生使用的第一本语文教科书,也是胡适、茅盾的启蒙书。这本书就是教六岁到十二岁的小学生认字和识字的,有3291个汉字。知道一个字怎么写、怎么念之外,也会用简短的注释告诉大家这个字的“义理”,这个义理就是从历代小学中提取的说文解字精华。读完这本书,当年的儿童小学毕业,就能打下相当良好的旧学功底。

没有“文字学”的旧学功底,能否“入宝山而不空手归”,能否靠“文字学”找到回家之路?当年的孩子学得了,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学得了。

《赳赳说千字文》自序(节选)

华拓老总是笑呵呵的。与华老相交总是令人愉快的。

艺术家在艺术中追求自我的表现,与人的对话交谈中,往往会把这种表现展示出来。然而华老却从不成为话语的中心,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别人的说话,就算话题涉及到他专业的国画范围,他依然安安静静地听着那些也许是外行的话。

并不是他不在意他人的话语,并不是他轻视他人的存在,你只要问到他什么事,他都会认真地回答,不管是对画的理解,还是生活中琐事。我的一位姻亲长辈多少年前与他共事过,我提到了这位姻亲长辈时,华老正色说:当然熟,她可算是我的领导。

我的姻亲长辈早已去世,华老也近耄耋之年了。

他的神情中融汇了几十年的岁月沧桑。

我没有机会与华老有太多的交往,我想华老有着深深的文化修养,这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从他的待人接物中,从他的行艺处事中,可以感受到传统儒释道的精神。我参加了华老四十年来的首次个展。那是一个十分隆重的画展,开幕式的会场四周都站满了人,多少省领导都到场了,轮到华老登台讲话,他读着显然是他的学生为他准备的稿子,显然他也没有着意先多熟悉一下稿子,对其中文气的句子他读得有点“疙瘩”,也就摇头笑了,下面的参展者连同领导也都笑了,华老的动作与表情让人觉得可爱,他在生活中如行云流水,不再有夹生的烟火气。

华老在艺术上的表现与他生活中的“拙”完全不同,是变化着的,是灵动的。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华老的画是鲜亮的,是充满生气的,色彩的对比强烈,只需看一眼,那画中的青山绿水便如扑面而来。

一个艺术家并不在于他出了多少东西,而在于他是否给他从事的那一门类提供了独特的贡献。

## “山水”华拓

储福金

与物化;国画的表现种种,如写意,如工笔……根本表现于线条与色彩。这些国画传统华老得其三昧,且运用得心应手。重要的是创新,华老的创新便在色彩上。一般传统的山水画,讲究水墨为上,似乎黑白之色才显雅,旧时大画家潘天寿便叹过“色难”。华老偏偏敢于用色,色艳却不让人觉得有俗感。他的画初看,大片大片浓重的色彩在碰撞在交织在融合,细看色彩之间是互争是互溶是互补。

有评论认为:以傅抱石为代表的江苏山水画曾闻名全国,新金陵画派的华拓将青墨山水与泼墨山水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青绿山水画。



我请华老谈谈他的创新经验,他只是说了一句:艺术创新需要和谐而不生硬。

华老说得简单,但能在创新中达到不生硬的和谐,必须有深厚的积淀,还要有反复的努力。讲积淀,华老早年曾经从事过版画创作,华老对西方油画也有研究,他把版画与西画色彩的长处,化入国画创作中;说努力,其间又含有多少失败与辛劳。

华老说得谦虚,这合着他一贯的表现。有一次,聚会中有华老与另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两人谈到这些年中存在的对书画家的“忽悠”。华老对有些公共场馆所求的藏品,都是义务提供,谁知就成了被忽悠的对象,往往对方发的都是假章的假公函。只听华老提一个纪念馆的名头,书家便言:忽悠的。再提另一个博物馆,书家又言:忽悠的。华老提到了一个名头很大的纪念馆,书家依然答言:忽悠的。华老只有“唉呀呀”地摇头笑了。

不过,也有不忽悠的:华老的《高山流水》一画,正挂于国务院常务会议厅;他的一幅《春光无限图》,现布置于人民大会堂的过廊。

华老虽然年长,却依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山水处便有他的身影,他的笔下新画迭出,正表现着他胸中的无限山水。

华老是传统国画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的继承者,华老也谈到需要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述生活。国画的内涵深深,如神

## 薰衣草

张勤龙

我说薰衣草,紫得很漂亮;香得极有味。单独看,很悦目;成片看,有气派。此花爱热不爱冷,七月花开是高潮。风吹阵阵暖;花开步步高。人见人爱喜煞人,最宜是情人。花海之中留合影,谁说不浪漫?!



羽化 (现代水墨画) 王俊宇潇

话,问:“要寄什么?”我立刻告之遇到问题,说需要一个合适的纸箱,可我又说不准到底需要多大尺寸的纸箱,电话那头的他爽朗地说:“我有数了,会带箱子过去。”我有点好奇他怎么有数。半小时后,他带着三个尺寸的纸箱登门。

## 遇见一个特别专业的快递小哥之后

雷以迪

这真是一次愉快的快递经历。快递员看了一眼我堆在不合尺寸的箱子里的书,选了中号的自家纸箱,重新打包,一两分钟内就收拾得整整齐齐,让袖手旁观的我目瞪口呆。封箱后,他又把整个纸箱的边边角角都用胶布贴上,缠了好几层。我觉得纳闷,又觉得缠这么多塑胶带会不会不环保。他解释说书太多,又重,搬运时容易把纸箱磕破,缠上胶布能使纸箱更牢固,且能防水。在这方面常识匮乏的我深感快递员的细心专业,而且态度如此地好。

此后多次叫快递也都是他登门。我猜测:也许每个小区负责揽件的快递员是固定的?我因而省心安心,放心叫快递。然而两个月后的某天,上门揽件的是,一位陌生的快递员,也没有提前打电话,站在门口催要包裹。我

带来不合尺寸的箱子,听得见箱子里面的物品随着他下楼时晃晃荡荡的……当然也有既仔细又专业的快递员上门,但总觉得叫快递成了撞运气的一件事,不知道下一次登门的是哪种风格的小哥。

我常常想起第一次登门的那个快递员。很多事都是这样。在菜场某家摊位买到不充水的新鲜牛肉,就会一直去那家买;在偶遇的餐馆吃到美味的菜品,就会再次光顾;在朋友推荐的理发店剪了一个满意的发型,就会认定那个发型师甘当回头客;在首次下单的网店买到质量可靠的日用品,就会一再回购……服务也是如此,遇见一个特别专业细心的快递小哥之后,就希望这家快递公司的业务员都和他一样高质量。也许,他不再出现是因为业务能力强而升职加薪了吧?我有时这样想。

## 十日谈

快递趣事

责编:杨晓晖

明起刊登一组《水墨春秋》。